

克里斯汀

的一生

CHRISTINE'S LIFE



[挪威]西格里德·温塞特
SIGRID UNSET
(192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)
李斯◎等译

下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克里斯汀

CHRISTINE'S LIFE

THE JOURNAL OF
CHRISTINE
LIFE



CHRISTINE'S LIFE

15/171:3

001072105



下 册

Collections of the ...





3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安德列斯卧病在床；既未好转也未恶化。最严重的一点是他完全睡不着；半睁着眼睛躺在那儿，好像不认识任何人，咳嗽、气喘、瘦弱的身子饱受折磨，体温时高时低。有一天傍晚，克丽丝汀给他喝一帖镇定饮料——他马上睡着了；可是过了不久，她发现小孩身子发青，皮肤冷冷黏黏的。

她急忙弄一杯热牛奶，灌入他的喉咙，又在他脚底摆些热石块；以后她不敢再喂他喝安眠药了——她发现他年龄太小，承受不住。

梭尔蒙神父由教堂带圣餐面包和葡萄酒给他。西蒙和兰波立誓：上帝若肯垂顾他们，保全其子的性命，他们要一年四季祈祷、斋戒、济赈穷人。

尔郎来过一次；他不肯下马进屋，克丽丝汀和西蒙到院子里跟他说话，他以悲哀的眼神望着他们。说也奇怪，他这种眼神老是叫克丽丝汀发火。他看人生病或伤心，确实很痛苦，但是他的表情更含着困惑和羞愧——每当他同情别人，总是一副莫可奈何的样子。

后来纳克或双胞胎每天都到佛莫庄园来问候安德列斯。

第七天晚上，病情没有变化，白天似乎好了一点——体温降低了，西蒙和克丽丝汀单独守着他坐到中午。

孩子的父亲由衣服底下抽出脖子上挂的一个镀金小护符；俯身在孩子面前摇晃，并塞到孩子手中，让小家伙握紧——可是安德列斯好像没什么知觉。

西蒙小时候就得到这个护符，一直配戴至今——是他父亲由法国带回来的；曾在一所名叫“圣麦可峰”的修道院中接受祝福，上面有大翼天使圣麦可的肖像。西蒙低声告诉她，小安德列斯喜欢看这幅肖像，但他以为是公鸡；他叫天使长“公鸡”——西蒙好不容易才教会儿子说“天使”。有一天，他们站在庭院中，安德列斯看公鸡啄一只母鸡，竟说道：“爹，天使生气了。”

克丽丝汀以哀求的目光看看西蒙——西蒙说得很平静，她听了却心如刀割。她守护这么多夜，非常疲劳；如果现在哭出来，精神一定会崩溃的——

西蒙又把护符塞进衬衫的胸口。

“噢，是的。如果圣麦可肯慢一点来接这个小灵魂，我有生之年，每年秋天圣麦可纪

念日一定捐一头三岁的公牛给教堂。我想安德列斯在磅秤上大概不比一只拔了毛的光鸡重多少——他好小小——”他想笑，声音却哽噎了。

“西蒙，西蒙！”克丽丝汀哀求道。

“克丽丝汀，一切都要看上帝的旨意；他一定最了解——”做父亲的人不再说话，站着俯视他儿子。

第八天晚上，西蒙和一位女佣守着病人，克丽丝汀在较远的长凳上睡了一会儿。她醒来的时候，女佣睡着了。西蒙跟大多数夜晚一样，坐在床头的板凳上；低头面对床铺和小孩。

克丽丝汀走上来低声说，“他有没有睡觉？”

西蒙抬起头。他用手去擦脸；他发现他脸颊湿湿的，可是他低声静静地说：

“克丽丝汀，我想安德列斯除非埋在圣土的草皮下，大概不可能入睡了——”

克丽丝汀静立着——全身发僵。晒红的皮肤渐渐转白，连嘴唇都白白的。

她走到屋角去拿外出的斗篷。

“你必须安排一下——”她说话时，喉咙和嘴巴似乎干得要命——“我回来，这边只能有你一个人在场。你陪他——看我进来，别说话，事后也别跟我或任何人提起。甚至不能告诉你的神父——”

西蒙站起身——慢慢走到她面前。他的脸也发白了。

他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：“不——克丽丝汀！我——我不敢——叫你走那条路——”

她披上斗篷，由屋角的矮柜中拿出一块亚麻布，折好放在胸衣里。

“我敢。你知道，待会儿我没叫人，谁都不许靠近我——在他清醒说话之前，谁都不许靠近——”

他照旧小声说，“你看令尊会作何感想？克丽丝汀——别这样——”

“我以前就做过父亲认为不应该的事情——当时只为了满足自己的欲念——安德列斯也是他的骨肉——我的骨肉——我妹妹的儿子——”

西蒙用力喘气，浑身发抖；他低头看地面。

“不过，你若不希望我试最后一招——”他照旧低头站着，没有答腔。于是她又开口了——不知道自己惨白的嘴唇已浮出一抹古怪、几近轻蔑的笑容。

“你希望我不去？”

他偏开脑袋，她走过他身边，无声无息跨出门外，轻轻关上门。

外面一片漆黑，南风阵阵吹来，天上的星星忽明忽暗。她才走到围墙间的路面，却仿佛踏入了永恒。前面和后面都是无止尽的漫长道路。她跨入夜色中，似乎永远离不开她所走进的深渊。

黑暗本身就像一股她得推开的巨力。她在深泥中行走——这条路被粪肥车挖过，在南风中融解了。每走一步，她就必须挣脱黑夜和脚部四周爬上来、黏住裙摆的寒意。不时有落叶揉过她身旁——活像暗夜中的一个生灵轻轻碰她，对自己的威力充满信心：回去，

回去！——

等她来到公路上，举步便轻松多了。路上长满青草，双足不再陷入烂泥滩。她自觉面孔僵得像石头，身体绷得很紧——每一步都无情地通向她要走过的森林。内在的麻木感浮上全身——她不可能有勇气穿过那条暗道——可是她不想回头。恐惧害她身体发麻，然而她像梦游般往前走，不知不觉跨过石头、树根和水洼——留心不跌倒，不失去平稳的步调，努力克服恐惧感。

枞树林的飒飒声越来越近了；她宛如梦游，依旧平平静静走过去。她听见各种声音，不敢动一下眼皮。河流的吼声、树木的叹息、小溪漫过石头的声音……她一一靠近，超越，撇在后头。有一次陡坡上滚出一块石子，像生灵在上面活动——她全身出冷汗，可是她不敢放慢也不敢加快步伐——

克丽丝汀的双眼渐渐适应了黑暗，走出树林后，她稍微看得见东西——河面和沼泽的水面都有微弱的闪光。农田在黑夜中显现；一群群房舍像更暗的影子。天空也在头顶发出光明——她感觉到了，却不敢抬头看高耸入云的黑色山腰。可是她知道月亮一定快要升空了——

她尽量提醒自己——再过四个钟头就是白天：各农庄的人将开始一天的工作——大地灰蒙蒙出现曙光；山顶会渐渐明亮。路途并不远——若有光线照明，佛莫庄园到教堂并不远。天亮前她早就回家，待在室内了。可是她觉得，那时候她再也不是出门时的她了——

她知道——若为了救她自己的某一个孩子，她决不敢试这最后的一招。上帝伸手接一个灵魂，她居然推开它的圣手！她年轻的时候，坐着守护生病的幼儿，芳心滴血，眼看要害怕和伤心得晕倒在地，嘴里却说：主啊，你比我更爱他们——一切还照你的旨意——

而她现在却深夜来此，向恐惧挑战——这个小孩不是她的——无论为了什么理由，她都要救他——

——西蒙·达尔啊，你至爱的人遭到危险，你也在我手头接下了一份男人不降低自尊就无法接受的恩情——

“你希望我不去？”他竟没有魄力回答。她从心坎里知道——万一小孩死了，西蒙总会想办法承担的。可是他濒临崩溃，正巧被她撞见了——她抓住那一刻的良机，启程办事。现在她要跟他分享这个秘密——他知道克丽丝汀也见过他站不稳脚跟的一刻——

他对她太熟悉了。每次遇到困难，她就由自己抛弃的男人手中接受帮助，拯救她倾心的男人。每当她需要为情人寻找荫蔽，总是向她遗弃的未婚夫求助。她求西蒙从未落空——他一次又一次挺身庇护她，献出善心和力量。

——她深夜走这条路，是想减轻多年来压得她受不了的人情债负担。

西蒙逼她了解，他是最强的人——强过她，也强过她许身的男人。他们三个人在奥斯陆旅馆中面对面的一刻，她就该感觉到——只是她那时候不愿意看清罢了——这位肥胖、圆脸、健谈的青年胜过——

所以她来这边，不敢呼叫圣名，毅然犯下此罪，以便赢得——赢得什么，她也说不上

来——是想报仇雪耻吗？为自己不得不承认西蒙胜过他们夫妻而雪耻？

西蒙，现在你也知道了吧——为了救我们心目中比自己更重要的人——可怜的人类不惜抓住任何生机，任何生机——

她走上教堂前的斜坡，月亮已升上山丘边缘。她似乎又得克服新的恐惧——月光像一层薄薄的蜘蛛网，罩着黑色的泥地；教堂立在薄网下，黑得吓人。她第一次看到外面绿地的大十字架，不敢走过去鞠躬。她爬过墓场草墙和石墙最低最好爬的地段。

墓碑在带露的长形草地上像水洼泛着寒光。克丽丝汀直接穿越坟场，来到南墙边的贫民墓地。

她走到一个贫苦异乡客下葬的地方。有一年冬天，那人在山上冻死；他的两个孤女挨家挨户接受赈济，最后“布柔哥夫之子劳伦斯”好心收留她们，给予良好的教养。她们长大了，品貌甚佳，克丽丝汀的爸爸亲自为她们找到正直勤劳的丈夫，还送了母牛、小牛和羊群等嫁妆，体体面面出嫁；蕾根福莉则送她们床铺、寝具和铁锅——现在她们是成功的主妇，生活相当宽裕。有一位成了兰波的使女，兰波曾替她带小孩去受洗——

布雅恩啊，为了兰波的儿子，现在你得给我一束墓地的草皮。她跪下来，抽出匕首。

她将手指伸进露珠点点的草皮下，眉毛和上唇冒出大颗大颗的冷汗。底下盘得很紧——只是草根罢了——她用匕首切断草根。

为了酬谢死者，必须献上三代传家的金饰或银饰。她脱下祖母订婚用的红宝石小戒指——小家伙是我父亲家的后裔呀。她尽量把指环塞进深土里，以亚麻布包好草皮，再将她挖过的地点用苔藓和树叶盖起来。

她起立，两腿发抖——站了一会儿才能转身。现在她若看手肘下面，就可以看到他们——

她体内有一股可怕的拉力，活像他们要迫她俯视坟坑——过去认识她的一切死者。“劳伦斯之女克丽丝汀”，是你呀——你这样跑来？——“吉德之子亚涅”葬在西廊外的坟墓里。是的，亚涅，难怪你吃惊——当年你我交朋友的时候，我不是这种人——

接着她又爬墙下山。

现在月亮照着整个乡区。柔伦庄位在河边低地上——所有的屋顶草皮都闪着露珠的银光。她俯视那儿，几乎毫不动容——对那个家和屋里的人而言，她仿佛已经死了——那夜走上公路的她注定要永远吃闭门羹——

回程的道路大抵被山丘的影子遮住了。如今风势加强——一阵又一阵疾风吹打着她——枯叶迎面飘来，要她退回刚才的来处——

她不得自己一个人独行。后面突然响起悄悄的脚步声。是你吗，亚涅——？幽灵说：看后面吧，克丽丝汀；看手肘下面——

她似乎不害怕；只觉得麻木冰冷，恨不得投降倒地。过了今夜，她不可能再怕世间的任何东西了——

她开门进屋，西蒙仍旧坐在床头，俯身对着孩子。他抬眼片刻——克丽丝汀怀疑自己



是不是也在短短几个钟头内变得跟他一样憔悴、伤残和衰老。西蒙低下头，把脸伏在手臂上。

他摇摇晃晃站起身；驼背弯颈，向门口走去，转头不看她。

克利斯汀点了两根蜡烛，放在餐桌上。小男孩略微睁开眼睛，茫茫然抬眼皱眉，想掉头避开火光。克利斯汀拉直小家伙的身体，像摆布死尸似的，他尽量不改变姿势——好像虚弱得动弹不了。

于是她用亚麻布盖住他的面孔和胸膛，把那块草皮放在上面。

这一来恐惧又袭上心头，像决堤的大海。

她必须坐在床边。窗户就在短凳上面。她不敢背对窗户坐在那儿——若有人在外面张望，最好正视他们。她将高背椅拉到床边，面对玻璃窗坐下——夜色黑漆漆贴着窗板；玻璃上映出一道烛光。克利斯汀凝视烛光的倒影，双手用力抓着椅子的扶手，关节白白凸出来，手臂一直打冷颤。两根小腿又冷又湿，一点感觉都没有——牙齿冷得也吓得咔嗒咔嗒做声，冷汗流下面孔和背脊。她一动也不动——只偶尔瞄一下随孩子呼吸而一起一伏的亚麻布。

最后玻璃窗渐渐转成灰白色；公鸡啼了；她听见院子里有人声——他们要去马厩——她有气无力靠在椅背上，浑身像抽筋似的，她设法躺一躺，想平息四肢抽搐的毛病。

亚麻布下方动得很厉害——安德列斯拉开脸上的布单，别别扭扭哭泣——他似乎有点知觉了，她跳起来俯视他，他忿然对她发牢骚。

她抓起麻布和草皮，跑到火炉边，添上树枝和木柴，把魔物扔进嘶嘶作响的新火堆。这时候她不得不倚墙站一会儿——眼泪沿着面孔滴下来。

她由炉边的小水壶倒些牛奶，端给小家伙——安德列斯又睡着了，这回好像睡得很健康——

她自己喝下牛奶；味道真好，她乐于吞下两三杯这种热饮料。

她还不敢开口——小男孩尚未说出她能听懂的话。但是她跪在床尾无声无息念道：

“主啊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回转，为你的仆人后悔。不要永远记着罪孽；求你垂顾我们，我们都是你的子民。”

——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她做了可怕的坏事——

但安德列斯是他们的独子。她，她有七个！她难道不该冒一切危险，救她妹妹的独子——？

她今夜一直想这些事情——只当做夜晚的幻象。她这么做，只是不忍心看小孩在她手中死掉，确实没有别的理由——

西蒙——他从未背弃她。他对她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诚信不欺，体贴仁慈——对她和她的亲人尤其如此。他爱此子甚于自己的眼珠——她不该试各种办法来救小孩一命吗——哪怕是罪恶的方法——

是的，那是罪恶；上帝啊，回报在我身上吧。西蒙和兰波的这位天真小儿——上帝千

万别对小安德列斯发火——

她对房间划十字，俯身看床头——面向一只蜡白的小手吐气。她不敢吻那只小手——不能惊醒他——

光明无邪——当年那恐怖的夜晚，她和爱丝希尔德夫人独坐在豪根屯，夫人告诉她一件事——说自己曾在科嫩加海尔夜探坟场：“克丽丝汀，那是我一生最沉重的任务”——其夫“冈拿之子布柔恩”奄奄一息的时候，并不是天真无邪的小孩，爱丝希尔德的外甥们持剑逼近他胸口，他刺死其中一个人，自己才倒地，另外一个和布柔恩爵士比剑后，也成了废人——

克丽丝汀站在窗口眺望庭院风光。大家在屋舍间走来走去干活儿。几只小母牛在院子里乱逛——看来真标致——

各种思绪暗暗浮起——像海里生长的薄膜植物，飘飘摇摇，美得不可思议——可怕又迷人，自行生长在活跃、摇摆的暗影中，对我们却有古怪的魔力。若被小孩子拔起来，拖进小船，它们就只是黏乎乎的棕色凝块了。夜里浮出来诱人和吓人的怪念头多得很。爱德温修士生前说过，地狱中永劫不复的灵魂并不想挣脱苦难——他们喜欢怨恨和悲哀——所以基督救不了他们。她当时觉得这段话很荒唐——浑身打哆嗦——现在她渐渐明白修士的意思了——

她又俯身对着床铺——吸取小家伙吐纳的空气。西蒙和兰波不该失去他。就算她这么做，是想纠正西蒙对她的印象——向他证明：她也愿意付出，不只由他手头接受帮助……她心中有此需要，什么事都敢做，只求能补报他——

于是她又跪下来，一再念她知道的圣诗——

那天早上，西蒙到树林南边新垦的田地去播冬天的黑麦种子。他认为，他必须装出田事该照旧进行的样子。夜里他出来找女佣，说克丽丝汀要单独陪小病童，等时候到了才叫她们，女佣都很惊讶。兰波醒来，他也告诉兰波——克丽丝汀要求今天谁都别靠近女用房舍。

兰波连忙问道，“你也不能去？”西蒙说不行；接着就出去拿谷种箱。

中餐过后，他留在庄园中——不敢离开房舍太远。他觉得兰波的眼神不妙。午休后不久，事情发生了：他站在谷仓边，看见他太太冲过庭院。他追上去——兰波正在推女用房舍的门板，握拳猛敲，尖声叫克丽丝汀开门。

西蒙搂着她，想安抚她的情绪——她快如闪电，低头咬他的手；气得像野兽：

“他是我的孩子！你们把我儿子怎么样了？”

“你明明知道，你姐姐纯粹是帮助安德列斯。”——他又抓住她，她尖叫挣扎。

西蒙故作严厉说，“来吧，兰波——当着佣人的面，你不惭愧吗——”

但她一直尖叫。

“告诉你，他是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——西蒙，我生他的时候，你不在我们身边；所以我们在你心目中的分量不太重——”她嚷道。

西蒙满脸倦态说，“你明明知道这几天我做了多少事。”他硬把太太拉到厅堂。

此后他不敢离开她。不久兰波静下来了，傍晚时刻，她向丈夫投降，任由女佣替她更衣。

西蒙坐在她身边。两个女儿睡在她们自己床上；女佣被他支开了。有一次他站起来横越房间，兰波在床上问他要上哪儿——听声音就知道她清醒得很。

他稍隔片刻才说，“我想陪你躺一会儿。”他脱下外套和鞋子，爬到兽皮和羊毛被褥间。接着他伸手搂住妻子的颈项：“兰波，我知道这一天对你来说很漫长，很沉重——”

她随即说，“西蒙，你心跳得厉害。”

“是的，你要相信，我也为孩子担忧。可是我们必须耐心等克丽丝汀传话来——”

他在床上惊跳起来——以手肘支起上半身——猛盯着克丽丝汀苍白的面孔——那张脸和他贴得很近，泪光闪闪的；她的手正搁在他胸前。他一时以为——这次不是做梦了——西蒙仰靠在床头；苦哼一声，把脸伏在手臂上。他觉得不舒服，心脏跳动得好厉害——

克丽丝汀又摇摇他，“西蒙，醒一醒！安德列斯正在叫爸爸；你听到没有？——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——”她满面笑容，眼泪却不停地往下淌。

西蒙坐起来，一再用手去抹脸。她叫醒他的时候，他迷迷糊糊，还没开口说话呢——他仰视克丽丝汀——她手持灯笼站在床边。

他轻轻出门，不愿吵醒兰波。胸口仍闷得难受；仿佛要裂开了——他为什么老是作这种可恨的怪梦呢？清醒时，他一再努力驱除种种不当的念头。等他睡着了，失去意志，身不由主，总要做这种恶魔送来的怪梦——想想她坐着守护他奄奄一息的儿子，他竟像无耻的恶人作这种怪梦——

外面下雨，克丽丝汀说不出确切的时间。白天小男孩半睡半醒，却没有说话。直到深夜，她觉得他睡熟了——才敢躺着休息一会儿——怀里抱着安德列斯，以便感知他的动静。后来她睡着了——

小家伙孤零零躺在床上，显得好小好小；脸色白得可怜，眼睛却很亮，一看到父亲就露出笑容。西蒙跪倒在床边，想把小家伙抱到胸前，克丽丝汀抓住他的手臂。

她为安德列斯盖好被单。“不，不，西蒙，他全身出汗，这边又冷——你还不如躺在他身边——我会派一个女佣来守护。我现在去大厅，陪兰波躺一会儿——”

西蒙爬到被单下。她躺过的地方留下暖暖的坑洞，枕头上也有淡淡的发香。西蒙轻轻呻吟——然后搂住儿子，面孔贴着柔软潮湿的小脑袋。安德列斯真小，抱在怀中简直没什么分量，可是他高高兴兴躺在那儿，一再说话。

接着他乱摸父亲的衬衫领口，把湿湿黏黏的小手伸到父亲胸前，拉出护符。

他心满意足说，“公鸡——他在这里——”

克丽丝汀准备回家那天，西蒙到女用房舍来找她，递上一个小木盒：

“我想你大概想要这个——”

克丽丝汀一看木刻，就知道是她父亲的杰作，里面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金钩，镶了五粒

翡翠，用一片手套皮革包着。她立即认出来了——以前她父亲在特殊的场合盛装时，常常在袖口别这个金钩。

她谢谢西蒙，面孔涨得通红。她突然想到，她由奥斯陆修道院回家以后，从来没看她父亲戴过这个装饰品。

“爹什么时候送你的——？”她一说出口就后悔了。

“有一次我离开你家，他送我当告别的礼物——”

她垂着眼皮低声说，“我觉得这个礼物太重了。”

西蒙笑笑说：

“克丽丝汀，以后你叫儿子们去送结婚礼物，需要好多这一类的东西——”

克丽丝汀望着他说：

“你知道，西蒙——我认为他传给你的东西——你知道我把你当做他亲生的儿子一般看待——”

“真的——？”他轻轻用手背去碰她的脸颊，顺着往下摸，脸上浮出奇特的笑容，像哄小孩般说道：

“是，是，克丽丝汀，我注意到了——”

4

秋天“安德列斯之子西蒙”有事到戴夫林庄园的哥哥家去。他居留该地期间，有人来提亲，想娶他的长女安姬儿。

事情没决定，西蒙骑马北行，心情烦躁不安。也许他该谈拢这件事，那么孩子的终身便定下来了，他也不必再担心她未来的命运。他的兄嫂吉德和海嘉说得大概不错——他女儿有这么好的对象，他不抓住良机，实在太傻了——艾肯庄园比佛莫庄园还要大，亚斯蒙拥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股权；若非庄园有三百多英亩左右的田地抵押给西蒙，他才不想娶安姬儿这种母系卑微的私生女当儿媳妇呢。“亚斯蒙之子葛龙德”二度为杀人罪缴罚金，不得不向奥斯陆的修女们和戴夫林庄园的人借钱。葛龙德喝醉酒很荒唐、很任性——吉德说，此外他倒不失为正直善良的汉子，安姬儿头脑清楚，性情温厚，一定管得住他——

但是葛龙德比西蒙年轻不了几岁。安姬儿还小。艾肯庄园的人却坚持要明年春天成

亲——

苦涩的回忆盘据在西蒙心头——他尽量不去想它。现在谈起安姬儿的婚事，往事又浮出来了。新婚的第一天早晨，他躺在兰波身边，心情并不愉快。上床时，他看到克丽丝汀在伴娘群中，心情难免变得狂热又古怪——新姐夫尔郎也和别的男宾相一起扶他上阁楼，可是他并未太狼狈，太胡闹、超过新郎该有的分寸。第二天他醒来，看见身边熟睡的新娘，内心深觉惭愧——仿佛他虐待了一个小孩子——

——其实他知道，他很可以不必伤心。

她张开大眼睛，朗声笑了。

“西蒙，现在你成了我丈夫——”她双手按着他的胸膛。“我爹就是你爹，我的姐姐就是你的姐姐”——他吓得浑身湿冷，暗想道：万一她发现丈夫为她的话而心跳，怎么办呢？

此外他对婚姻倒很满意——坚贞不移。他太太有钱，出身高，年轻活泼，美丽又和气。她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——男人很重视这一点，他知道有钱却没有子女继承的滋味。两个孩子——他们的福利有保障——而他还有余财为私生女安姬儿找个好对象——

他希望再来一个儿子——是的，佛莫庄园若再添一两个小孩，他不会遗憾的。可是他发现兰波宁愿省麻烦。这样也有好处。他不能否认：兰波心情好的时候，家里舒服多了。说实话，他希望她脾气略微祥和一点。他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和妻子意气相投。他家若能管得好些，一定很不错。可是俗谚说，没有人能指望事事圆满——西蒙骑马回家，一再对自己说这句话——

兰波要在克里蒙弥撒日（11月23日）前一星期到克鲁克庄园去——她离家一段时间，往往能重振精神。

天知道这一回那边是什么情况。西格丽现在怀第八胎。半路上他曾去探望妹妹，吓得要命——看来她没有力气再生了。

他捐了四根粗蜡烛，供在伊雅布的圣母旧像前面——听说那座圣像很灵哩——他立誓说，他妹妹西格丽这次若平安健康生下这一胎，他要献上丰厚的礼物。万一西格丽死了，其夫吉尔蒙和一大堆孩子将会如何——不，很难说——

西格丽和吉尔蒙处得很好。她说丈夫没对她说过一句凶话；想尽办法来讨她欢心。他发现西格丽想念婚前和贾瓦德生的孩子，就叫西蒙去接那个男孩，让他们母子相聚一段时间。可是西格丽和娇纵的儿子见面，只换来悲哀和失望；于是她依恋丈夫和婚后生的小孩，像贫病的罪人依恋神父和圣餐。

她现在似乎相当满足。西蒙可以理解——像吉尔蒙这么好相处的人并不多。他说话很好听，就算他谈人家作假卖给他的缩蹄跛脚马，听来也像弹竖琴似的。

“赫斯坦之子吉尔蒙”面貌向来很丑很怪，但是他的身材和四肢强壮又俊美；善于射箭、打猎，其他的运动也大抵比别人强。可是最近三年他成了跛子——有一次他打猎回

来，拖着一条断腿爬下幽谷，此后就残废至今。现在他走过房间一定要用拐杖，上马或爬陡坡田一定要人扶。厄运老是跟着他；此人作风古怪，不适宜照顾田庄或财产；有心骗他的人很容易占他的便宜。但是他手艺灵活，擅做木工和铁工，说话精明又和气。他膝上若摆一张竖琴，或弹或唱，可以随意逗人笑，逗人哭。是的，就像吉尔蒙歌曲中的骑士，他们会摘菩提树的叶子来吹，取活动物的尖角来演奏。

后来几个大孩子负起重担，陪父亲歌唱——听起来比主教哈马城的一切钟声更悦耳，倒数第二个小孩英加刚刚会扶着凳子走路，还不会说话，可是她成天哼歌，小嗓门脆得像小银铃似的。他们夫妻、子女和佣人挤在一间又小又黑的旧火炉房里。多年来吉尔蒙一直说要建一座阁楼，看样子永远建不起来——两年前旧谷仓失火，他还没办法建一间新谷仓哩。可是这些小孩他们夫妇一个都不忍割舍。西蒙每次到克鲁克庄园，总说要带几个过来养——吉尔蒙和西格丽谢谢他，却不肯答应——

不过，西蒙有时候暗想，众兄弟姐妹也许就数她过得最幸福。吉德说大妹妹爱丝翠跟后夫感情很好——他们远居南方的莱费克，打从他们结婚，西蒙就没有见过他们。不过吉德说，托格林的儿子常常和继父拌嘴——

小弟古德蒙出奇愉快和满足。但是，这如果就算男人的幸福，西蒙认为，他该感谢上帝没让父亲活着看到这一天——老安德列斯·达尔死后，丧期一过，古德蒙就跟父亲不准他娶的寡妇结婚了。戴夫林庄园的老爵士认为：他为长子吉德和次子西蒙找了出身高、名誉好、有钱又漂亮的对象，他们的运气都不太好；可是他若让么儿古德蒙任性胡为，古德蒙的下场一定更可悲。“柏格之女托蒂丝”比古德蒙年长很多岁。她还算富裕，跟前夫没有生小孩。后来她搭上奥斯陆玛丽亚教堂的一位神父，生了一个女儿，而且据说对很多男人过分亲密——古德蒙·达尔也是其中之一，她一认识他就如此。她是丑陋的泼妇，说话又脏又粗——但是她敏捷伶俐，智能甚佳，脾气蛮好的——托蒂丝若不嫁入他们家，西蒙也会喜欢她。古德蒙发福了，看来真可怕；现在他几乎和西蒙一样胖、一样重——古德蒙的体质不是这样的；少年时代他苗条又标致。如今他变得懒散迟钝，西蒙每次看到弟弟，就恨不得打他一顿。说实话，古德蒙一向痴痴狂狂——他的小孩智力像母亲，外貌像他，真是不幸中的大幸。不过古德蒙发福了——

西蒙实在不必为弟弟发急。说起来他也无需为哥哥吉德难过——可是他每次回父亲的庄园，看到那边的情况，心里就不舒服，怀着伤痛离开——

他们发迹了——吉德的大舅子“沙克西斯之子武夫”不是颇得国王宠信吗？——他拉吉德加入挪威最有权有势的圈子。但是西蒙不喜欢那家伙——他觉得吉德也不喜欢他。戴夫林庄园的吉德心不甘情不愿地照太太和大舅子的意思行事——以便在家里换得一点安宁。

“沙克西斯之女海嘉”是泼妇——可是两个儿子更叫吉德伤心。长子沙克西斯今年十六岁了——几乎每晚都醉醺醺由侍仆拖上床。他已经喝坏了身体，喝坏了脑子——看样子他不到成年就会醉死。没有人会遗憾的——沙克西斯虽然年轻，在乡间却已声名狼藉，被

当做傲慢的小人。他母亲溺爱他；吉德则喜欢次子容；他才智甚佳，若非——是的，他有点畸形，耸肩歪背——若非如此，他也许能为家族增光。此外他还有胃病——只能吃牛奶麦片粥和家制糕饼，不能吃别的食物——

每当“安德列斯之子西蒙”觉得他的生活有点不对劲，他便退而开心自家的亲属，借此求得安慰。他若有什么事情不如意，只要想起兄弟姐妹的命运和福祉，烦恼就淡多了。戴夫林庄园如果跟他父亲生前一样——放眼尽是平安、满足和幸福——西蒙暗想道，那他隐藏的不安必可大大减轻。他自己的生命之根仿佛和亲人交缠在一块儿，深植在暗黝黝的土里。某一个人遭受打击，某一个人的精髓被厄运吸光，全体都感受得到——

对吉德和他来说确实如此——至少以前是如此。他不敢确定现在吉德是否有这种感觉——

全家就数大哥吉德和小妹西格丽跟他最要好。他记得——少年时代他常坐着端详小妹妹，好喜欢好喜欢，非表现出来不可。于是他唠唠叨叨地打扰她，逗她，惹她生气，拉她的辫子，捏她的手臂，他似乎只能用这种办法来表达爱心，不觉得羞耻。每当他在小溪里筑水车，为她造房子，春天雕柳笛给她，他们之间都得斗斗嘴，否则他就不好意思送她各种珍藏的好礼物，或者跟小妹一起玩——

他想起初闻小妹厄运的那一天，记忆有如火烧的烙印。整个冬天，他看见西格丽为死去的未婚夫哀痛欲绝——没发现别的。开春的某一个星期日——他站在曼维克庄园的阳台上，气她们姑嫂迟迟不出来——马儿装饰齐全、上了鞍具站在院子里，等着上教堂，男人已枯候好久了。最后他气冲冲走进女用房舍。西格丽还躺在床上——他觉得奇怪，就问她是不是病了。他太太坐在床边——温柔憔悴的面孔微微抽搐，抬眼说：“她确实有病，可怜的孩子——但是我更怕——你——和她的一切亲人——不知道你们会抱什么态度——”

他妹妹尖叫一声，趴在海福莉腿上，紧紧抱住她，光裸裸的瘦膀子缠着嫂嫂的身躯——尖叫声切入西蒙心坎，他的心脏似乎转成灰色，血液都流光了。妹妹的悲哀和耻辱伤透他的心，他失去一切感觉——接着恐惧浮上心头，他全身汗流浹背——父亲，他会如何处置西格丽呢——

他实在太担心了，当他在劳玛瑞克的深泥路上挣扎回家时，同行的佣人不知道这回事，笑他常常下马小便。他是成年的已婚男子，可是一想到要会见父亲万分害怕，竟频频生出尿水——

他父亲没说什么——却如遭雷击，整个消沉下去。有时候西蒙睡着，还会梦见当时的情景，突然惊醒过来。他父亲坐着摇摇晃晃，脑袋垂在胸前；吉德站在旁边，一手搭着高席的扶手，脸色特别苍白，双眼垂视地面——

只剩兄弟俩的时候，吉德说：“感谢上帝，秘密揭开时，她不在这儿——幸亏她住在你和海福莉家——”

西蒙只听吉德说过一次这种话，表示他不认为其妻胜过天下所有的女人——

西蒙看得清清楚楚——自从娶了“沙西克斯之女海嘉”以后，吉德似乎一天比一天

枯萎和憔悴。

他们订婚期间——吉德一向不爱讲话——可是他每次见过未婚妻回来，总是容光焕发，西蒙看到他，不觉深深感动。吉德告诉西蒙：他早就见过海嘉，却没和她说过话，他没想到女方亲戚肯把这么有钱、这么漂亮的闺女嫁给他——

吉德·达尔年轻时非常英俊，西蒙总是引以为荣。他具有独特的迷人风采——仿佛人人都看得出这位文静的美少年生性善良，心思高洁，勇敢又高贵。后来他娶了“沙克西斯之女海嘉”——整个人就完蛋了——

他一向文静——两兄弟常常在一起，西蒙的话足以抵得上两个人。西蒙口齿伶俐，算是有才艺的青年，跟谁都一见如故——喜欢喝酒和嬉闹，打猎和赛马，喜欢一切青年人的运动，朋友成群，跟谁都一样好，一样亲近。哥哥跟着他——很少开口，只稳稳重重微笑着，偶尔说句话，更显得沉重不堪——

现在吉德整天不开口，像一具上了锁的矮柜——

那年夏天，西蒙回家跟父亲说，他和“劳伦斯之女克丽丝汀”一致决定解除婚约——西蒙知道吉德已猜出大部分隐衷：西蒙爱他的新娘，基于重大的理由不得不放弃权利——主因是西蒙实在太伤心、太气愤了。吉德静静劝父亲放弃这桩姻缘。可是他没对西蒙暗示他知道内情。西蒙觉得，他若能比往日更爱哥哥，那就是此时了，爱他的沉默——

西蒙北行回家，心情本该轻松愉快。一路上他沿着幽谷探望亲朋，向他们致意，陪他们畅饮——朋友们又套上马鞍，陪他到好朋友居住的下一个庄园。天气晴朗有霜，骑马舒服又顺利——

他在暮色中走最后一段路。酒后的热情已消失了。男仆们活泼吵闹——主人的笑声和笑话似乎已经枯竭——他一定很累。

如今他回到家里。无论父亲站在什么地方或走到什么地方，小安德列斯都摇摇摆摆在后面。妩芙希尔德绕着马鞍袋打转——爹有没有带礼物回来给她？安姬儿端来啤酒和食物；他用餐时，妻子坐在一旁聊天，打听消息。孩子们上床后，西蒙将兰波抱在膝上，报道各种讯息和亲戚朋友的近况。

他觉得，自己各方面都顺利成功，如果不知满足，未免太可耻，太不像男子汉了——

第二天，西蒙坐在“萨梦厅”里，安姬儿端肉进来给他吃。现场没有别人，他觉得正好把人家求婚的消息告诉她，于是他向女儿叙述他和艾肯家族会谈的经过。

噢，不，她实在不漂亮，做父亲的人暗想——女儿站在身边，他抬眼看她。她体型矮胖胖，面孔短，脸色苍白，皮肤粗糙；灰黄色的头发十分茂密，拼成两条大辫子垂在后头，乱发却老是散在额头上，一族簇挂在眼睛四周，她习惯随时往后拢。

父亲说完，她静静地说：“爹，照你的意思嘛。”

“是的，你是乖孩子，我知道，不过你自己的看法如何？”

“不，我没有什么看法，爹，你替我判断好了。”

“是这样，安姬儿——我喜欢你再自由几年——不必太早生孩子，为家务担心和操劳



——女人一结婚，就要吃这些苦头。不过我想，你大概早就希望有个自己的家，事事能自己做主——？”

“我不急。”少女微笑说。

“你知道，你若嫁到艾肯庄园，附近就有阔亲戚——无亲无故的人没有靠山——”他看见安姬儿两眼发光，泛出一抹狡黠的笑容，他有点尴尬说，“我是指你伯父吉德。”

“是啊，我想你不是指我伯母海嘉——”父女都笑了。

西蒙心里暖洋洋的——感谢上帝和圣母，也感谢前妻海福莉使他认下这个女儿。他和安姬儿会心一笑的时候，他用不着别的证据就相信她是自己的女儿。

他起身拍掉她衣袖上的面粉，问道：“向你求婚的人——你对他印象如何？”

“噢，我虽然很少看到他，印象却很好——还是别听信流言吧——不过爹，你得替我判断——”

“那就照我说的办法。亚斯蒙和葛龙德不妨等一段时间——等你年纪大一点，看他们的心意有没有改变——女儿啊，你知道，只要你能判断自己的福祉，你可以自由选对象。安姬儿，你有脑筋——”

他伸手搂住女儿。父亲吻她的时候，她满面羞红——西蒙暗想，他一定很久没这么做了。他不是个怕在白天爱抚妻子或逗弄小孩的人。不过那都是玩耍性质——而安姬儿——西蒙突然想到，他在佛莫庄园就只跟这个女儿认真谈过话——

他走过去，拔出南墙裂缝里的填塞物；由小洞眺望幽谷风光。南风阵阵吹来，下面群山汇集，挡住视线的地方有大朵大朵的灰云。一线阳光透出云层，各种颜色都变得鲜艳又明朗。温暖的气候融蚀了浅灰的白霜——田地呈棕色，枞树林则一片蓝黑——再过去，没有树的小山眉罩着苔藓和地衣，光线呈金黄色。

西蒙觉得，秋风和乡野的一阵阵亮光似乎有神妙的价值。如果万圣节雨量充沛，河川也许有足够的水量带动水车，至少能维持到圣诞节；而山区的苔藓也值得派人去采。今年秋天太干了——拉根河水位降低，在黄沙砾和白石头之间轻轻流着。

教区北面只有柔伦庄和神父的农场在河面设有水车房。他不愿到柔伦庄去磨麦——全教区的人大概都带谷子到那边去了。艾瑞克神父碾谷要收租金。而且民众怕神父知道他们有什么谷子——他收什一税是很贪心的。以前劳伦斯让人免费到他的磨坊去碾谷物，克里斯汀沿袭乃父的作风——

一想到她，他心头就紧张难过得发抖——

今天是西蒙和尤德弥撒日（10月28日）前一天；他习惯去忏悔。此刻家仆在谷仓打谷，他却坐在“萨梦厅”，以便沉思、斋戒和祷告。

要记起他的罪孽并不难——他曾赌咒，曾对打听其他事项的人说公鸡和公牛的粗鄙故事；他凭阳光知道安息日开始了，还出手射一只驯鹿；某一个星期日早晨，教区的人做弥撒，他却去打猎——

儿子病重时新发生的大事他不愿也不敢提起。他生平头一次对教区神父隐瞒罪孽。他

一直想起这回事，心头沉重不堪。这是致命的罪行——无论他自己行妖法，或者诱别人去做，都是如此。

他想到当初不这么做，他儿子早就长埋地下了——他实在无法真心悔罪。但他始终颓丧又恐慌——偷偷看孩子那夜以来有没有变化。幸好没看出什么——

他知道许多种家禽和野兽都是如此——有人动它们的蛋或幼仔，父母只能掉头不顾。人类从上帝手中接受理性之光，不能这样——现在他一抱起儿子，就无法放开，他实在太为安德列斯担心了。可是他能了解，野蛮的牲口一看子女被别人动过，就开始讨厌它们。他也觉得儿子在某些方面受到了污染——

他不后悔——不希望当初没采取这一措施。但他希望是别人，不是克丽丝汀——无论如何，这些人住在教区，他已经够难受了——

——安姬儿进来找一把钥匙。兰波记得丈夫用完并没有还她。

庄园的家务越管越差了——西蒙记得曾将钥匙还给妻子；是在他南行以前——安姬儿说，“好，我一定能找到。”

父亲暗想，她的笑容真可爱——眼神真精明——长得不算太丑嘛。她的头发很多，神圣日和宴客日放下来，显得又浓又亮。

尔郎的私生女美艳非凡——结果只招来祸殃——

不过，尔郎那个女儿是跟一位家世良好的美人儿生的。尔郎大概不可能垂青于安姬儿的母亲那样的女人。他靠高傲的作风走遍天下——无论走到哪里，自负又漂亮的贵夫人和小姑娘都站成一排，准备献出爱情和绮丽的韵事——

西蒙在这方面只犯过一次罪——少年时代在王家侍卫团的幼稚把戏不算数——他若真需要背叛善良高贵的妻子，理当讲究些——他好像没仔细看过柔伦那个女佣——根本想不起他是怎么开始和她胡来的。那年冬天他跟朋友和熟人出去作乐，回到妻子的庄园，女佣柔伦坐着等他，负责看他上床，免得屋内着火。

那件风流事并不精彩。

——这么一来，他反而更不配享受这孩子带给他的许多乐趣——可是他现在不该有那些念头——他该专心忏悔——

傍晚西蒙由罗曼庄回家，天空下起小雨。他斜斜穿过田地。最后一线日光下，残梗湿湿白白的。到了旧浴房的墙边，有一小堆白色的物体在山坡上发光。西蒙走过去看，原来是春天打破的那个法国瓷盘的碎片——孩子们在两块石头上架一片木板当餐桌，以碎片当餐具。西蒙伸出斧头，将那些玩意儿全部摔下斜坡——

接着他又气自己鲁莽。可是他不希望勾起那夜的回忆。

他暗藏一件罪孽，为了稍作补偿，就把他做的梦告诉艾瑞克神父。是的，至少他也需要解除心头的那件负担。他起身准备要走——突然想起来——他必须道出这件事。十二年来，半盲的老神父一直是他灵性方面的父兄——

于是他又回头跪在艾瑞克神父膝下。